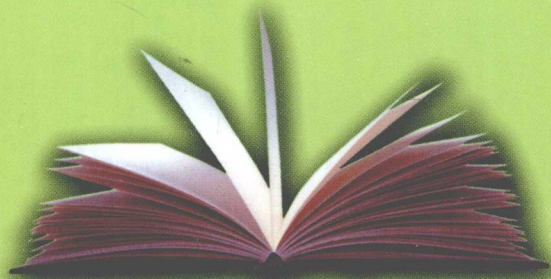


A History of Reading

阅读的历史

〔新西兰〕史蒂文·罗杰·费希尔 著



 商务印书馆

阅读的历史

〔新西兰〕史蒂文·罗杰·费希尔 著

李瑞林 贺 莺 杨晓华 译

党金学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2009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阅读的历史/(新西兰)费希尔著;李瑞林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ISBN 978-7-100-06619-8

I. 阅… II. ①费…②李… III. 阅读学—研究 IV. 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 第 03845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阅读的历史

〔新西兰〕史蒂文·罗杰·费希尔 著
李瑞林 贺 莺 杨晓华 译
党金学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6619-8

2009年9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3 1/4
定价: 40.00 元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不朽的见证.....	5
第二章 莎草纸之舌	39
第三章 阅读的世界	93
第四章 羊皮纸之眼.....	131
第五章 印刷时代.....	189
第六章 宇宙意识.....	233
第七章 阅读未来.....	283
引文出处.....	320
参考书目.....	338
索引.....	346
译后记.....	362

前言

7

古往今来,不论长幼,谁都无法否认它的重要性。对于古埃及的官员来说,它是“水上之舟”;对于四千年之后心怀志向的尼日利亚小学生来说,它是“投射到幽暗深井里的一缕光”;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它永远是文明之声……此乃阅读。

今天,白领人士阅读的时间远多于饮食、梳妆、旅行、社交、娱乐或运动,每个工作日大概要阅读五到八个小时,唯有睡眠似乎可与此相提并论。电脑和网络又如何呢?电脑和网络是革命性的阅读手段。

然而,阅读不囿于工作和网络。阅读之于思想,正如音乐之于心灵。阅读给人以激励,给人以力量,使人陶醉,使人充实。白纸上、电脑屏幕上的那些小小的黑色符号,让我们感动而泣,让我们开启新生活,感受新观念、新见解,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启迪,让我们的生存井然有序,把我们与世间的万物相连。

毫无疑问,世间最神奇的事莫过于阅读。

《阅读的历史》是笔者为“寰宇”丛书撰写的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前两部分别是1999年的《语言的历史》和2001年的《写作的历史》。本书讲述阅读的神奇故事,描述阅读行为、阅读者及其社会环境,介绍阅读内容的诸多呈现方式,比如石头、骨头、树皮、墙壁、纪念碑、石碑、卷轴、手抄本、书本、屏幕和电子图书。本书重点论述西方阅读史,同时也追溯阅读在中国、朝鲜、日本、美洲和印度的发展历程。这部史书有助于读者更加了解阅读的历史和现状,更加了解阅读将如何继续赋予人类灵感和力量。

阅读与写作密不可分,但两者是对立的,甚至激活的大脑区域也诚

2 阅读的历史

然不同。写作是一种技巧,阅读是一种智能。写作始于精心撰写,经几易其稿方可杀青,阅读的演进与人类对文字潜能的认知水平协同。写作史基于人类的观念借鉴和升华,阅读史关乎社会不断走向成熟的各个阶段。写作是表达,阅读是感染。写作是公共行为,阅读是个人行为。写作拘泥受限,阅读无拘无束。写作把瞬间凝固,阅读把瞬间延绵。

埃克塞特大学历史系主任、“寰宇”丛书的主编谢杰里米·布莱克先生 1988 年以来为丛书的撰写创造了优越的环境,并给予笔者极大的鼓励,最终使三部曲杀青付梓,在此特表谢忱。瑞克申图书公司的迈克尔·里曼先生提出丛书的选题,自始至终给予笔者莫大的支持,谨此表示衷心感谢。同时,我要向出色的责任编辑安德里亚·比罗里先生(前两部书的文字编辑)和大卫·罗斯先生(本书编辑)表示钦佩和谢意。

谨此向我的妻子塔姬表达我忠贞不渝的爱情。同时,也把此书献给我的挚友、文字大师琼·希薇·柯尔泽女士。

史蒂文·罗杰·费希尔

2002 年 10 月

于新西兰韦荷克岛



阿孟霍特普 (Amenhotep, Son of Hapu), 古埃及著名书记员, 正在阅读一部尚未全部打开的莎草纸书卷。这尊雕塑可追溯至公元前 14 世纪。

第一章 不朽的见证

做一名书记员吧！
把此愿刻在你的心版，
让你的名字永世长存！
书卷胜于刻字的石碑。
人之逝去：尸骨化尘土，
族人别家园。
是书卷让后人把他追忆，
是读书人把他的故事传扬。¹

“是读书人把他的故事传扬”，大约在公元前 1300 年，古埃及的书记员曾这样吟诵。在他们看来，“阅读”就是“朗诵”。从有文字记载的大部分历史来看，阅读就是说话。人们很早以前就意识到，口头指示、协议、记账之类的事情很容易被歪曲、引起争执或忘记。因此就需要一个特别的证人或“不朽的见证者”准确无误地回想交易的商品和数额，可以在任何时候应答疑问，以口头形式确认事实，进而终止争议。于是便诞生了书写形式，人类的声音转瞬间变成石刻。后来，城邦扩张，王国出现，书写之需求急剧增长，更为复杂且每每可读的书写形式应运而生。

阅读总是有别于书写。书写必须把口头语言转换或解构为表征符号，故以声音为先，而阅读则以意义为先。²事实上，阅读能力与书写技

巧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究竟什么是阅读呢？回答这一问题并非易事，因为阅读行为是变化的，而不是绝对的。根据现代最宽泛的定义，阅读当指“理解书写或印刷符号的能力”。读者“使用符号引导自己激活记忆中的信息，然后运用被激活的信息构建对作者所传达信息的合理解释”。³ 然而，
 12 阅读并非仅此而已。最初，阅读只是一种简单能力，即从任何编码系统中获取视觉信息并理解其相应含义，后来才专指对书写在物体表面上的连续文本符号的理解。迄今，阅读亦包括从电子屏幕上获取编码信息的能力。毫无疑问，阅读的定义将继续演变，正如人类的其他能力一样，阅读是对人类自身进步的一种考量。

与人的感官一样，阅读涉及某种神奇而独特的东西，下述悖论恰好说明这一点。⁴ 琼斯曾自学朗读希腊字母，但却不懂希腊文。安德罗波里斯自小一直讲希腊语，但却不识希腊字母。一天，安德罗波里斯收到一封希腊寄来的信，让琼斯念给他听。琼斯能读信，但不知道信中写了些什么。安德罗波里斯能听懂，但不认识字母。究竟他俩谁在阅读呢？答案是：两人都在阅读。

阅读不仅仅是给字母赋予声音，那只是低层次的。从根本上来讲，阅读关乎意义。从较高的认知层面来看，阅读无须借助任何声音，它所能传达的唯有意义。

这正是阅读的神奇之处。

正如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罗伊·哈里斯所言，阅读的多重过程“肯定不可避免地与其特定的文化目的相关联，并且取决于某一特定文化独有的或已制度化的口述方式”。⁵ 因此，基于我们现在对阅读的认识判断古代的“阅读”往往只是一种非理性比照。这种反向判断是无效的，因为从古迄今阅读对于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阅读的起源由来已久。

从表面来看，阅读似乎与某些原始的认知扫描过程相生相伴，诸如追踪、编织、工具制作、浆果采集、面貌和性别识别等。大量的视觉数

据,如形状、单位、图案、方位、序列等,随着认知过程转瞬间便了然于心。通讯专家认为,信息交换有五个阶段:产出、传输、接收、存储和重复。¹³ 如果一个社会存在书写系统的话,那么这五个阶段要么以听觉方式呈现(听人读),就像口头交流一样,要么以视觉方式呈现,将视觉官能纳入阅读过程(盲人凭借的是触觉)。阅读常常是一个联觉过程,听觉和视觉两个感官并用。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习惯上听觉往往被架空,阅读依赖的只是视觉(或触觉)。

结果出现了两种相互矛盾的阅读理论。第一种理论把阅读视为语音(与某一语言的语音系统相关)线性过程,由一个个字母将各语言单元连接成更大的可理解单位,先形成话语,然后得以理解,这一理论得到认为阅读是一个绝对的语言过程的人的支持。第二种理论认为,字形或书写形式,不论是语标符号(文字符号)、音节符号(代表一个音节的书写符号),还是字母组合(字母系统中的符号),无须借助语言都可以产生意义,这一理论受到认为阅读是一个视觉语义过程的人的支持,他们认为整个字词和词组,甚至短句,都可以“一读而就”,无须将其解构成一个个独立发音的字母。

然而,这两种理论都是正确的,因为它们所考察的是不同层次的阅读能力和/或阅读行为。也就是说,初级阅读的确是一个语音线性过程,而流利阅读则是一个视觉语义过程。

另外,还有人认为,历史上早期的阅读实际上是“听楔形文字,即凭借图形符号产生的幻象来理解话语,而不是通过视觉阅读存在于我们意识之中的音节”。¹⁴ 然而,“听觉幻象”理论显然与实验证据和已知的写作史论相悖:“耳朵”和“眼睛”需要任何可信的早期阅读理论的同等认可。这是因为阅读行为实际上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多层次大脑思维过程,需要基本要素和高层次单位的同时参与。学习性阅读似乎与流利性阅读属于不同活动。就流利性阅读而言,阅读陌生文字、外国文字或者不同的手写体、字体、手稿乃至整个书写系统,时常需要借助学习策略。学习性阅读则需要借助先进的视觉策略把这些形式予以内化。

这样一来,显然就有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阅读,即字面阅读或间接阅读(学习性)与视觉阅读或直接阅读(流利性)。每个人皆始于间接阅读,给符号赋予声音。随后,多数学习者进入直接阅读阶段,给符号赋予意义,进而上升到单位较大的符组(词组乃至短句)。某一字词或符组,阅读者接触过几次之后,就会找到将符号和意义相结合的捷径,全然超越声音层。唯有如此,有关成人流利性阅读的多数论述才会有合理的解释。

经常阅读的人总会成为流利的阅读者,使用最少的声音获取最多的意义。

由于缺少较长的文本及读者群体,直到古典时期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知的阅读。最早的阅读者看到的只是刻有印痕的木棍或记录口述内容的符木,口头的东西由此变为可视。最初,有理由学习阅读的人极少:唯有那些想要确认账目、核对标签或者辨识标记的人才会学习阅读。他们适时学会了诵读各类账目明细、信件、法律文书、赞美歌和献辞。古代从此出现了了不起的陶土和莎草纸文献,虽然其首要目的只是监督、落实账目和合约,或让人记住那些口传的非凡故事。在最初的三千年里,这种“不朽的证明”表现为口头文字。

最早的阅读者

追溯历史越是久远,阅读就越发不易。⁷ 原始记录系统所包含的编码只有少数使用者懂得。在多数情况下,古代“文学”所传达的只是可以铭记的内容。阅读和书写并非两个自主的活动域,而是言语的最小附属物,因而多生歧义。

虽然对记忆之物(记忆辅助手段)和图示(图形显示)进行解码被看作“阅读”,但那仅仅是原始意义上的阅读。⁸ 穴居人和现代智人都能读懂骨头凹痕的含义:那也许表示的是猎物、日期或月亮周期的记数。岩洞艺术被当作富含信息的图文故事来“阅读”。原始部落阅读树皮或兽皮上的那些冗长且详细的图画信息。早期的许多社会通常借助符木学

习识数。发信号可以使人远距离阅读符号信息,如旗语、烽烟、点燃的火药、磨光的金属或其它装置的反光。印加人阅读不同色彩的结绳文字,以了解复杂的商品交易过程。古波利尼西亚人阅读绳结和刻痕,颂扬一代又一代族人。所有这些“阅读”都涉及事先规定的代码。它们传达的是某种已知意义,要么是一种行为(如岩洞艺术)或数值(如符木和绳结),要么是口头名称(如刻痕和绳串)。尽管如此,它们尚未达到完全意义上的书写标准。

从最普通的意义上说,书写就是标准化符号(字符、符号或符素)的排序,旨在“运用图形部分或全部地再现人类的言语、思想和其它事物”。⁹这是对“神奇的书写”这一不受限制的东西所下的一个限制性定义,我们最好还是把“完全书写”作为一个操作模式,从而了解“完全书写”须满足的三个具体标准:

- 完全书写必须以交际为目的;
- 完全书写必须包含耐久表面或电子表面的人工图形标记;
- 完全书写必须使用习惯上与发音言语(有意义的语音的系统排列)有关的标记,或使用电子编程来实现交际。

完全书写历时久远。

16

数千年间,人们使用指示性符号记录数量,例如用五颗鹅卵石代表五只羊,把每颗鹅卵石读成一只羊。早在一万年前,中石器时期的法国人在鹅卵石上画上十字、条纹以及其它图样,作为事物的代码供人视读,其意义如今已不为人知。长达大约八千年之久,中东的初级簿记系统使用小型陶土代币或筹码,上面有各式各样的几何图形,由线条、十字形、圆形以及其它图样组成,一种代币代表某一特定商品,上面的图样代表商品的类别。

当时的美索不达米亚人把这种像便条一样的代币放在特制的陶土“信封”(bullae)里,信封外表的图案与代币的图案相同,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商品的类别;另外上面还有排列有序的点状或线条,代表商品的金额。最终出现的泥板记载了相似的簿记内容,使用随时可以辨识的图

形符号来代表各种实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象形图标准化了,变得较为抽象,但仍然保留其音值。随着苏美尔书记员开始使用系统的语音拼字法,书写形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他们比较系统地使声音和符号(包括象形图)相协调,创造了构成书写系统的“符号”。这样一来,一个图案不再代表一件真实的商品,如一只羊,而是代表某一具体的音值。

苏美尔人对象形文字的表音性进行了有意识的探索,从而使不完全书写演变为完全书写。从此出现了真正的阅读形态,人们开始把有限的标准化符号系统中的符号解释为音值,至此可以传达完整的文本,而不仅仅是一个个孤立的字词,这意味着阅读已不是一对一的转换(物体对字词),而是按照逻辑顺序排列声音,创造人类的自然语言。此时,人们阅读的是语言,不再是图画。

至此,“完全书写”的三个标准得以满足。

在 5700—6000 年之前的美索不达米亚,符号变成声音,独立于系统外部的实体。这种思想很快传播开来,西至尼罗河,东至伊朗高原,甚至远至印度河流域。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社会需求迫切需要不同的
17 表达形式。不论何处何地,书写皆被认为是积累和存储信息的一种极为有用的工具,使记账、物品存储和运输变得更为便捷,其记录名字、日期和地点的效果是人类记忆所不及的。早期的所有“阅读”无非是简码识别,而且总是以活动为导向。

美索不达米亚

在美索不达米亚,阅读始终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工具。世界上最早的主动阅读者所看到的仅仅是一个结构简单的文本(名称、商品、金额),统治者一旦控制这种文本,就意味着被赋予了某种权力。苏美尔人把书写发展了起来,“不仅再现业已存在的口头文本,而且还将具体信息付诸记忆。”¹⁰很快现实中出现了满足不同用途的实体分类,例如名词(专有名词和商品)、形容词(品质、特性)、动词(动作、行为)和数

字,这些词类按可理解的难易程度排列,通过定位产生意义。“阅读”要求将关联信息按照一定逻辑组合起来,而不是重组有声言语。最早的文本也许是不完全书写,但此类文本的阅读却是“完全阅读”。与书写不同,阅读不受语言限制:阅读首先是视觉的(非口头的)和概念的(非语言的)。

埃及人很早编制了象形文字和圣书符号,并把书写系统固定了下来。相形之下,苏美尔人许多世纪以来却一直拥有自己的象形文字和符号库,数量约为 1800 个,但结构松散、意义模糊。¹¹后来,历经了一个简化和约定俗成的过程。随着舒如帕克(Shuruppak)泥板的出现和线性书写方式(逐行书写)的逐渐普及,公元前 2700 年至公元前 2350 年期间,其数量已减少至 800 个左右。到大约公元前 2500 年,苏美尔人书写系统中的图形元素几乎都变成了声音单位。到了大约公元前 2000 年,日常使用的语标符号大约只有 570 个。¹²

楔形文字代替了早先的象形文字,用芦苇笔(一种尖状书写工具)把字符刻入软泥即可写成。楔形文字逐步定型,最终丧失了其可辨识性。楔形文字也刻在石头、蜡品、象牙、金属甚或玻璃之上,但大多数美索不达米亚人阅读的都是刻写于黏土的楔形文字。埃及书记员往往把楔形文字用墨水写在莎草纸上,而这种做法在美索不达米亚人当中却十分少见。美索不达米亚人阅读的首先是一种“黏土文字”。鉴于此,实际阅读时经常并不那么便利,泥板要易于掌握,就必须做成巴掌大小,以适于微型文本的书写。

苏美尔语中的“阅读”是 *sita* (*sit, sid, sed*),意思是“计数、计算、考虑、记忆、背诵、朗读”,美索不达米亚很少有人能达到这样的智能水平。公元前 2000 年前后,乌尔(Ur)地区最大的城市有 12000 人,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读写,也许只有百分之一,最多也不过 120 人。从公元前 1850 年到公元前 1550 年,巴比伦城邦希拔(Sippar)约有 10000 居民,被命名的“书记员”(官方泥板书写人)也只有 185 名,其中 10 人为女性。¹³从这些和类似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不论什么时期,美索不

达米亚诸城邦识字的人也不过数十人。

美索不达米亚人使用的泥板,大小如巴掌,上面刻有微型文本,难得一见。若是换成又大又笨重的泥板,那是十分不适于悠闲式阅读的。美索不达米亚书记员曾想方设法书写读者友好型文本,但几乎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从中我们可以得出“阅读大多是一种辛劳”的推断。也就是说,阅读不是一件孤立的、惬意的、缄默无言的事情,而是一种公共的、繁重的、放声的行为。写下来的文字通常旨在帮助人们回忆早已铭记于心的文本。美索不达米亚的所有文字,甚至包括书写的文字,都是公共的和口头的。书写已有上万年的传统,它是促成公共活动的一种手段,而其本身依旧并非是为了一种目的,即孤立地面对书写的文字。

泥板替加盖印鉴的人“说话”。例如,巴比伦的法官会把泥板的内容说成是它的“嘴巴”,宣称“听到”了泥板的声音(如同今天的法官看待宣誓书一样)。¹⁴出庭证人无须争辩和质疑;否认自己的印鉴往往会遭到严惩。书写下来的声音就等于真正的声音。

19 因为口头文字和书面文字完全相同。

到了大约公元前 2500 年,即东闪米特族的阿卡德人(East Semitic Akkadians)入侵苏美尔并日益崛起的 300 年之后,楔形文字业已完备,可以表达苏美尔语中的任何思想。阿卡德人因此继续使用楔形文字,与后来欧洲人保护古希腊语和古拉丁语的做法十分相似。在这一过程中,最关键的是按照约定俗成的方式确定了音节表。这是一组系统性符号,纯粹用来表示音节音值:如 *ti*, *mu*, *sa* 等等。¹⁵ 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借助这组可以学会的符号朗诵或吟诵个人的作品和“民族”文学。

巴比伦的整个传统是用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两种语言传承的。许多文本还编排了词汇和语法内容,这表明巴比伦社会在两种传统融合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便保护古代遗产,确保古代文本的持续解读。直到大约公元 100 年,即阿卡德语的发展后期,阿卡德语还主要是书面语言,而不是口头语言。(作为口头语言,阿卡德语曾与巴比伦语和亚述

语[Assyrian]有过一番竞争,最终融合在一起。一些学者认为,从语言学角度来看,阿卡德语的演化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公元前 721 年至公元前 633 年,亚述帝国从埃及扩张到波斯湾,使用苏美尔-阿卡德楔形文字进行书写,从而使这些传统得以永续,也让邻国有所借鉴和适从。

大约在公元前 550 年至公元前 350 年期间,古波斯书记员也使用楔形文字,但目的是传承他们自己的印欧语言,即波斯语。波斯语大约有 40 个符号,每个符号皆有音节值(*ka*)和音素值(/k/)。¹⁶ 古波斯语书写符号可见于王室碑铭,但为数不多,其中最长的且最为重要的当数大流士一世(公元前 550—前 486 年)的碑文。该碑用三种语言刻成,发现于伊朗西部的毕斯顿(Bisitun),碑文内容如下:

大流士国王曰:尔若见此碑铭或此雕刻,勿毁之。若有气力,
尔当护之,愿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善待于尔。¹⁷

初始,阅读材料的物质形态取决于其直接目的。美索不达米亚早期文本的长度取决于泥板的尺寸、版式、规格和轮廓(呈长方形,由若干显著的单元组成,如人名)。早期泥板以单元分区,后来演化成直线书写,两面均有文字。

最早的文献(非账目往来记录)书写在大约一指长的正方形或长方形的泥板上,可以舒适地拿在手中阅读。一本“书”由几块泥板组成,很可能是按照一定顺序存放在木盒子或皮袋子里,便于逐块翻阅。公告、法规以及虚夸类宣传,如皇家的丧葬铭文,通常会刻写在尺寸非常大的石碑或泥板上,大多供公众查阅之用(像今天的公共图书馆或单位图书馆一样)。例如,公元前 12 世纪,位于底格里斯河之畔的亚述城(As-sur)就有一块巨石,看上去有六个多平米,两面刻着《中亚述法典》(*Middle Assyrian Code of Laws*),文字呈纵向排列,引人注目,足见其权威性,令人敬畏之程度超过了它的阅读价值。¹⁸